

揭阳考古

(2003—2005)

揭阳考古队
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揭 阳 考 古

(2003—2005)

揭 阳 考 古 队 编
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二,内容包括有7篇考古报告和9篇考古研究论文。考古报告详细地报道了粤东揭阳地区先秦两汉考古的现状,并对其进行考古分期及相关的研究;研究论文中既有对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也有对某些重要考古发现的专项研究,探讨了揭阳与周边、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体现了该地区在岭南与华南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博物馆学、潮学以及相关学科工作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阳考古(2003—2005)/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ISBN 7-03-016172-6

I. 揭… II. ①揭… ②揭… III. 文物—考古—揭阳市—文集
IV. K872.6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5908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责任校对:张琪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王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3/4 插页:26

印数:1—1 600 字数:500 000

定价:1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前 言

《揭阳考古（2003—2005）》是“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课题组继续编写出版《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流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之后推出的第二项成果。

“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课题是2002年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首先倡议，同中心主任李伯谦酝酿，并征求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等有关单位业务人员意见后提出的。按照当初的设想，课题范围将涵盖今揭阳、汕头、潮州三市，先由揭阳市作起。目的是整合相关单位的研究力量，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通过新的调查、发掘，系统梳理先秦时期粤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轨迹、谱系与年代分期，探讨其文化进程及与中原和周临地区的文化关系，揭示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003年初，当课题组一经向揭阳市领导提出，便得到了中共揭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快便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协助下成立了领导小组与课题组，组建了揭阳考古队。依照课题组拟订的计划，第一阶段（2003年3月至2003年10月）主要是整理揭阳市及辖下各县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标本。从其出土地点寻找可以重新调查和发掘的遗址线索，并选择出土地点和时代明确的有代表性的标本编写一本图录，这便是2003年10月由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第二阶段（2003年10月至2004年底）主要是开展对遗址的重新调查和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期间通过普查和重点调查共掌握先秦两汉遗址及文物点86处，从中选择了普宁市虎头埔遗址、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和宝山崇遗址，重新作了发掘。第三阶段（2005年1月至2005年8月）整理调查、发掘资料，编写调查、发掘报告，撰写研究论文。经过课题组考古队同仁连续紧张工作，完成了预订计划，基本实现了课题目标。

《揭阳考古（2003—2005）》分上、下两篇。上篇是调查、发掘的考古报告，共收入普宁虎头埔、揭东县面头岭和宝山崇等3个发掘报告，揭阳市及揭东县、揭西县等4个调查报告。3个发掘报告披露的材料，除了此次重新发掘的收获，也包括了以往发掘的资料。4个调查报告，除此次普查和重点复查发现的遗迹、遗物，尚包括以往历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处理这些资料的原则是借鉴新调查和发掘的资料的研究成果，考订其所属遗址和年代，将其一一归位。这样既补充了有关遗址资料欠缺的不足，也保证了其科学性，使大量收藏于各博物馆内的文物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下篇是研究论文。其中《揭阳两件手斧石器的初步研究》、《仙桥石璋——兼论先秦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和《论浮滨文化》、《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

及相关问题》等4篇论文,曾经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其余5篇均为重新撰写。上述4篇论文之所以重新收入本书,是因为其所论文物标本为本地出土,或其所论内容与本地考古学文化研究关系至为密切。在新撰写的5篇论文中,《虎头埔文化与岭南考古研究》与《普宁虎头埔陶窑的初步研究》是依据此次对虎头埔窑址发掘的新资料并参照其他地方的有关发现,对虎头埔文化的内涵、特征、分布、时代、性质等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对以虎头埔遗址为代表的虎头埔文化的确立做出了有力的新的认证。《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类型》通过对以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特点、分布、时代及与周临同期文化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其为“榕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文化过渡的一种地方特色明显的土著文化”的论断;《东南中国树皮布石拍使用痕迹试释——后山遗址石拍的功能》通过对后山遗址出土的10件残断石拍上的面沟槽纹的崩断现象和石拍器身的破损折断现象的细致观察,并与珠江三角洲及其他地区有关遗址出土石拍破损状况和有关民族学材料的比较研究,认为其非制陶时拍打器坯或锉磨其他东西时损毁,而是在制作树皮布时在石砧上用力捶打树皮所致,从而对其功能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将揭阳市境内出土的刻划符号作了系统收集,并按时代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包括揭阳在内的岭南广东地区的刻划符号“与中原地区大量流行的刻划符号是同源的,功能也是相同的,即包含有数字、指事以及象形文字多种”的意见,与收入本书的饶宗颐先生的《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的观点相呼应,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刻划符号所蕴含的信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示。

综合此次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基本上勾画出了揭阳地区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建立起了年代分期标尺,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古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并不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局限,揭阳考古取得的成果,仅是饶宗颐先生提出的粤东考古课题的开始,如果没有在粤东地区更大范围内的工作,许多问题是难以弄清楚的。我们希望继揭阳考古初战告捷之后,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汕头、潮州继续开展工作,以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报答关心、支持粤东考古的各方领导、各位学者和当地热心的人民群众。

李伯谦

目 录

前言	李伯谦 (i)
揭阳考古遗址分布图	(插页)

上篇 调查、发掘报告

普宁市虎头埔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3)
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	(51)
揭东县宝山寨遗址试掘报告	(103)
揭阳市古遗址调查报告	(112)
揭东县先秦两汉遗址调查报告	(129)
揭东县华美沙丘遗址调查报告	(181)
揭西县赤岭埔遗址调查报告	(190)

下篇 专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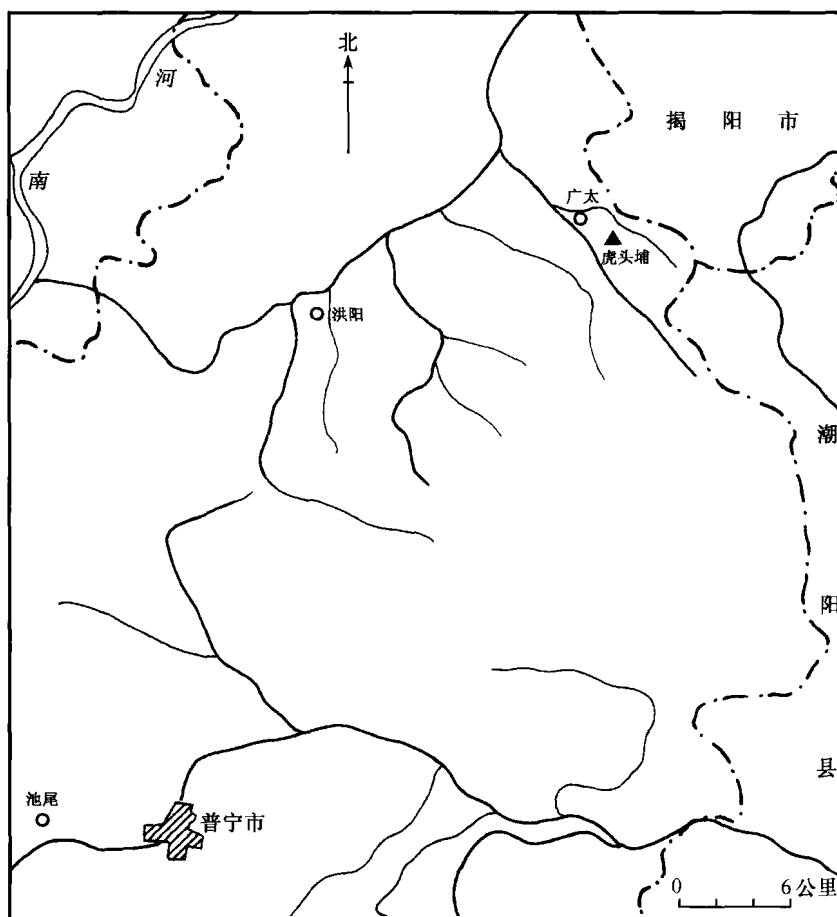
揭阳两件手斧石器的初步研究	邱立诚 邓 聪 (201)
虎头埔文化与岭南考古研究	赵善德 (210)
普宁虎头埔陶窑的初步研究	刘成基 (217)
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类型	曾 骐 吴雪彬 (229)
东南中国树皮布石拍使用痕试释——后山遗址石拍的功能	邓 聪 (239)

论浮滨文化	邱立诚 曾 骐 (252)
仙桥石璋——兼论先秦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	曾 骐 邱立诚 吴雪彬 (265)
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及相关问题	饶宗颐 (275)
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	邱立诚 (282)
附录	(303)
附录一 揭阳考古记事	林戊源 (303)
附录二 揭阳市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领导小组名单	(313)
附录三 揭阳市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课题小组名单	(313)
后记	(315)

上篇 调查、发掘报告

普宁市虎头埔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虎头埔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广东省普宁市广太镇绵远村虎头埔南坡，东北距普宁市约 37 公里（图一；彩版一，1）。该遗址是在 1982 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的，同年 10 月由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汕头市、普宁市（原普宁县）的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过简单的清理，发现了一些与制陶有关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并确定其年代下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1]。2003 年 7 月，为了配合“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项目的开展，揭阳考古队对虎头埔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钻探，初步了解到该遗址的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是一处内涵较为单纯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专业制陶遗址。同年的 9~11 月间，揭阳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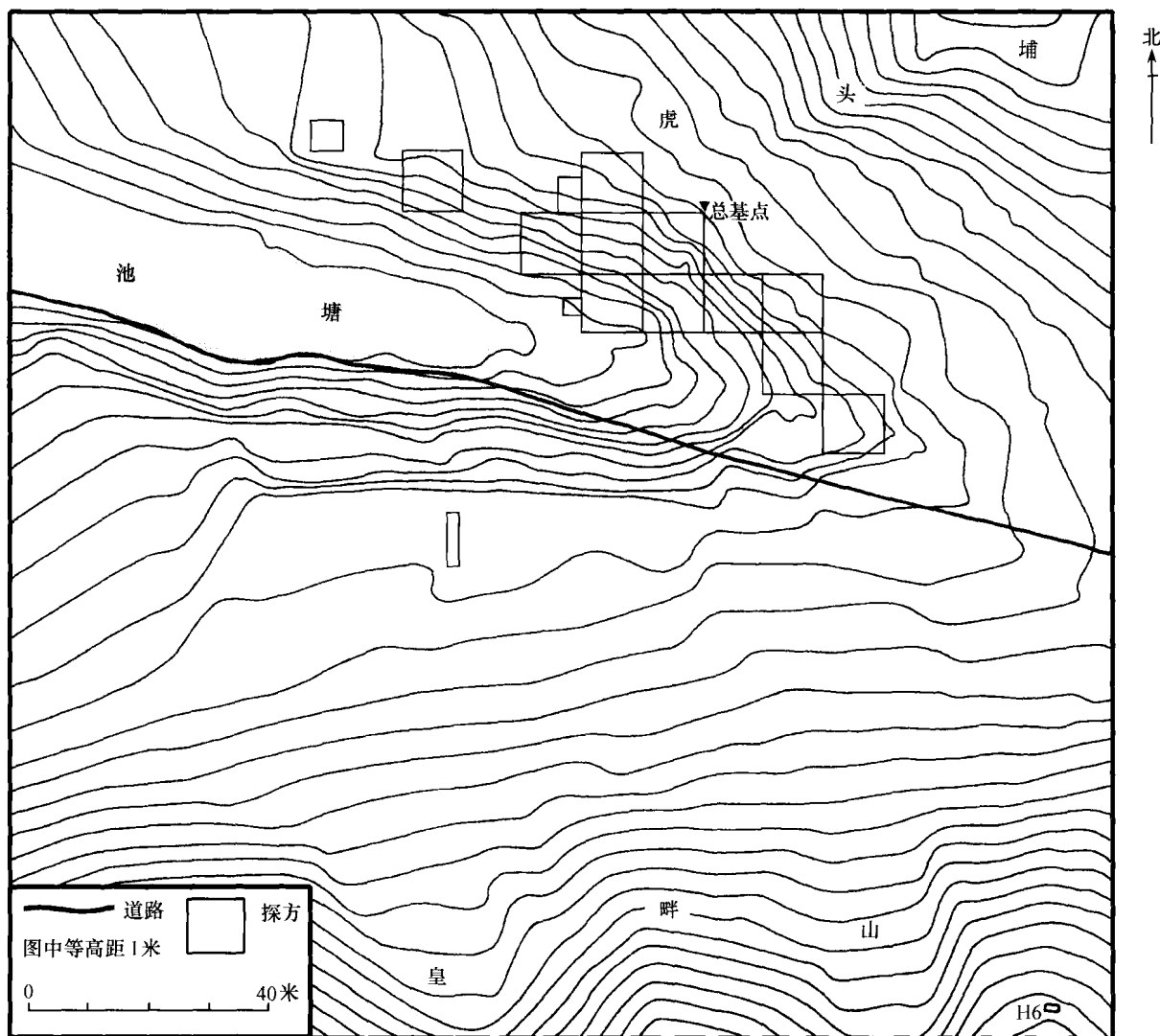


图一 虎头埔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遗址概况

虎头埔是位于绵远村东侧的一座相对高度约 20 米的矮丘，其北面和西面为面积不大的山间盆地，而其东面和南面则是连绵的低矮丘陵。虎头埔与邻近的皇畔山构成南北相对之势，两山之间的“U”形山坳地势低平，山坳向西与虎头埔西侧的狭窄平原相连。根据钻探和地面踏查的资料可知，虎头埔南侧和西南侧相对高度 1~12 米的坡腰至坡脚区域，以及山坳对面的相对高度 9~11 米的皇畔山北麓一带都有特征相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分布。

根据地表陶片分布的丰富程度和新石器时代遗迹（陶窑、烧坑等）的出露状况可知，虎头埔南侧相对高度 4~10 米的坡中至坡脚区域留存的古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也是新石器时代陶



图二 虎头埔遗址地形及探方分布图

窑群集中分布的区域，因而我们确定以该区域作为发掘工作的重点。发掘探方采用坐标系的方法来进行分布。具体办法是：选择虎头埔南坡腰较为平坦的地方埋设永久基点，然后取正方向建立直角坐标系，从而将整个遗址分成四个发掘区（Ⅰ～Ⅳ区）。本次发掘共布设 10 米×10 米探方 11 个，为了弄清皇畔山北麓和虎头埔西南坡的堆积情况分别在这两个区域各开 2 米×9 米和 5 米×5 米的探方各 1 个，实际发掘面积 1170 平方米（图二；彩版一，2）。

二、地层堆积

虎头埔遗址不同区域的文化堆积不完全相同。对于窑群分布区而言，因其恰好位于相对较陡的虎头埔南坡，长期的雨水冲刷和水土流失致使不少探方的表土层下即为生土，不少遗迹单位直接暴露于地表或者开口于表土层下。因此大部分探方的层位关系较为简单，只是接近坡脚的区域文化堆积相对较厚（表一）。与上述区域不同，Ⅱ区 T0702 和Ⅲ区 T0506 所在区域地势相对平缓，文化层堆积较厚并且与陶窑分布区的地层有所不同。现选择几处典型剖面介绍如下：

表一 虎头埔遗址主要探方地层对照表

探方 性质	Ⅲ T0102	Ⅲ T0202	Ⅲ T0301	Ⅳ T0202	Ⅳ T0203	Ⅱ T0501
近 现 代 堆 积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②			②		②
	③		②	③		③
	④					④
	⑤					
	⑥	②				⑤
新 时 期 石 代 堆 器 晚 积	⑦	③		④	②	
	⑧	④	③		③	
		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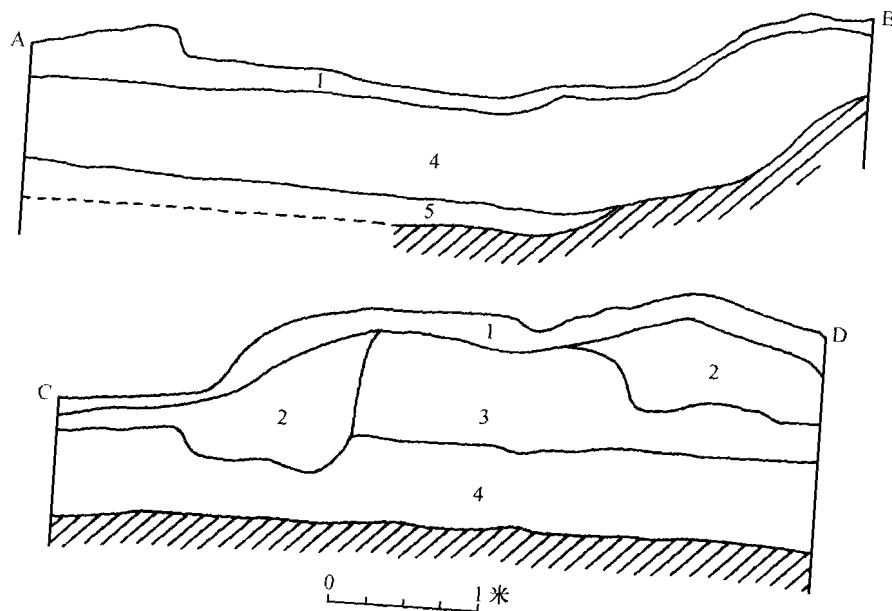
（1）Ⅲ区 T0202 的 A—B 和 C—D 剖面（图三）

该探方南侧的文化堆积较厚，我们选取的 A—B 和 C—D 剖面的文化堆积从上到下分为 5 层，最能反映整个探方的堆积情况；

第 1 层：灰褐色表土。厚 0.1~0.4 米，土质疏松。

第 2 层：灰褐色土，主要分布在探方的北部和东部。厚 0.11~0.95 米，土质较软；层内含有较多的泥质硬陶陶片和少量泥质软陶残片；该层为近现代的淤积层。

第 3 层：黄褐色土，仅见于探方的东部，由东向西逐渐变薄以至于消失。厚 0~0.7 米，土质松软。层内包含的陶片中泥质浅灰陶占绝大多数，其他如灰白色硬陶和软陶、红褐色硬陶的



图三 虎头埔遗址ⅢT0202 地层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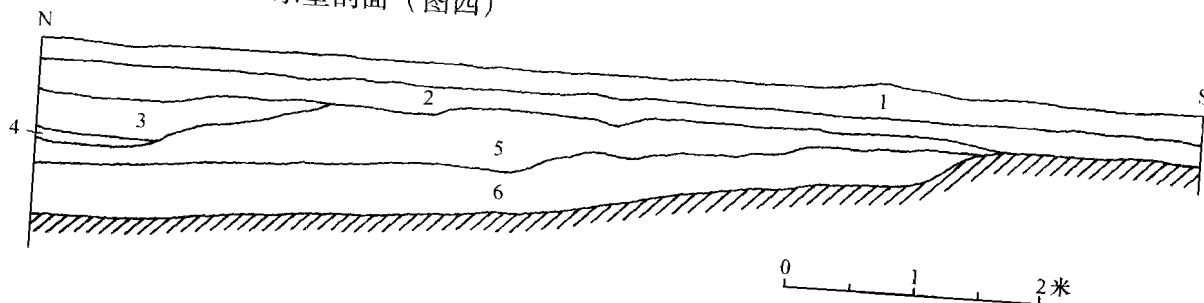
数量都不多；器表纹饰以长方格纹和曲折纹较多；器型主要为大小不同的折沿鼓腹圈足罐，同时偶见圈底罐等。

此层下开口的遗迹现象只有一个烧坑（H2）。

第4层：红褐色土，大致在探方中部呈坡状分布，而在探方东西两侧大体为水平状。厚0.35~0.8米，土质松软。层内含大量的残碎陶片，陶片以泥质浅灰色硬陶和灰白色软陶为主，器表多饰长方格纹，同时曲折纹、条纹、垂鳞纹和绳纹也较发达；陶器种类单调，包括大小不同、形态相近的各种子口罐、小口鼓腹罐和折沿罐等。

第5层：黄褐色土，主要分布在探方的西部，因该层已在地下水位线以下，未发掘到底，在已发掘区域该层最厚为0.2米，土质黏软。层内残碎陶片数量较少，器型、纹饰与4层所出相近。

(2) Ⅱ区 T0702 东壁剖面（图四）



图四 虎头埔遗址Ⅱ区 T0702 东壁剖面图

第1层：灰褐色表土。厚0.2~0.25米，土质疏松，出近代陶瓷碎片。

第2层：黄花土。厚0.2~0.45米，土质略硬，含砂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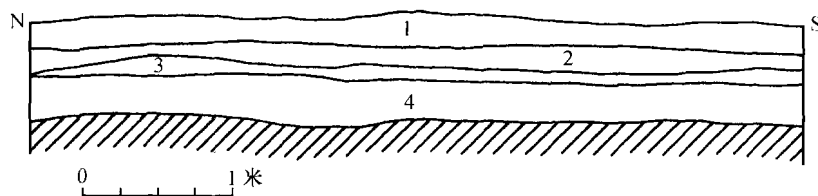
第3层：红褐色土，只见于探方的东北部。厚0~0.35米，土质较硬，未见任何文化遗物。

第4层：灰褐色土。厚0~0.45米，土质疏松，层内夹杂红烧土块和炭屑。

第5层：黄花土。厚0~0.25米，土质较松，层内含少量炭屑。

第6层：灰褐色土。厚0~0.45米，土质松软，层内含烧土颗粒和炭屑。

(3) Ⅲ区 T0506 东壁剖面 (图五)



图五 虎头埔遗址Ⅲ区 T0506 东壁剖面图

第1层：浅灰色表土。厚0.1~0.25米，土质较硬，出近现代瓷片和砖块。

第2层：浅灰褐色土。厚0.08~0.2米，土质疏松，不含任何文化遗物。

第3层：红褐色土，只见于探方的东北部。厚0.05~0.15米，土质较硬，含少量烧土颗粒。

第4层：浅灰褐色土。厚0.25~0.4米，土质较硬，含烧土颗粒和炭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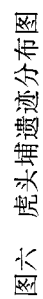
三、遗 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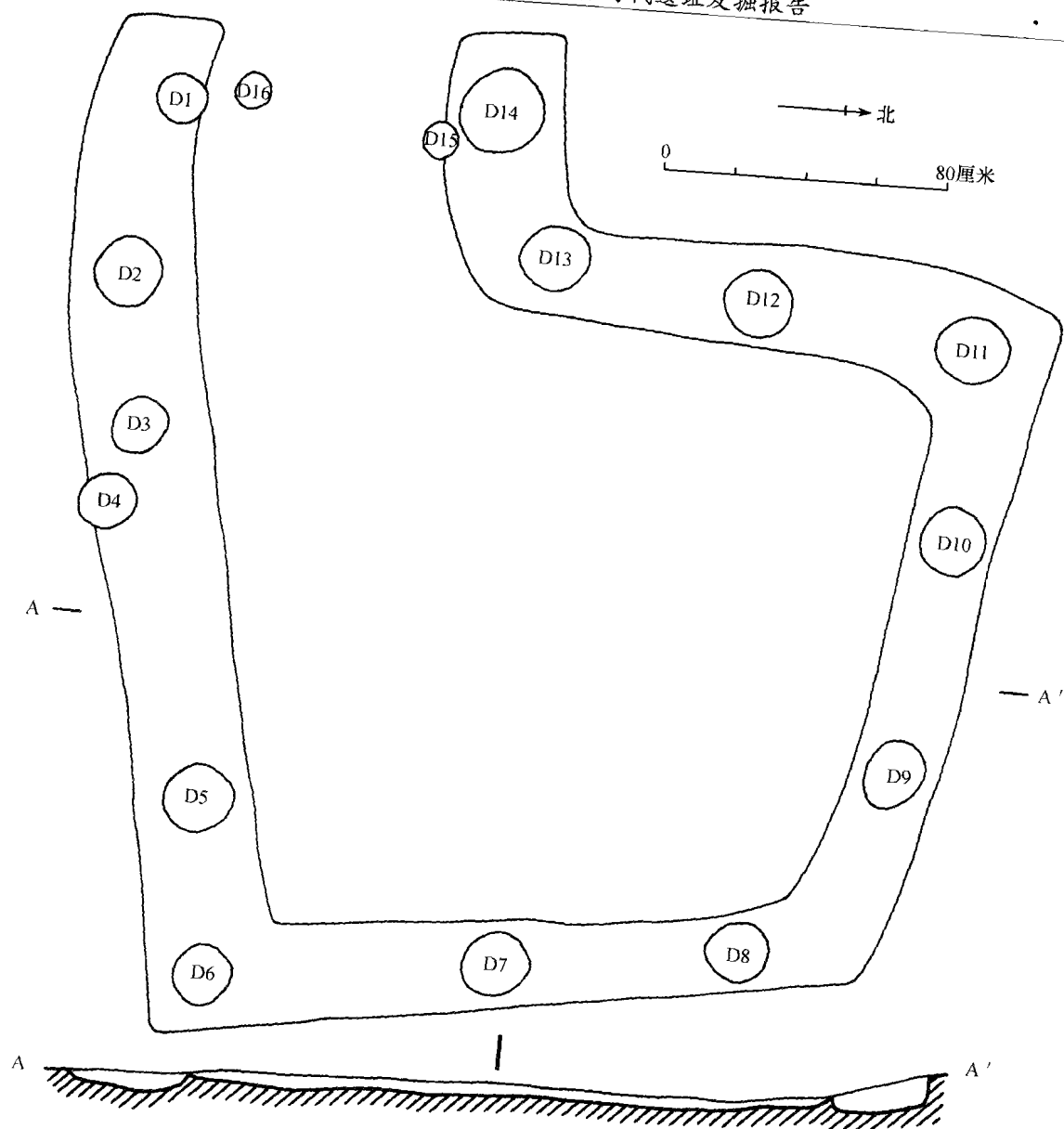
本次发掘共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窑18座、烧坑6座和房屋1座（图六）。

1. 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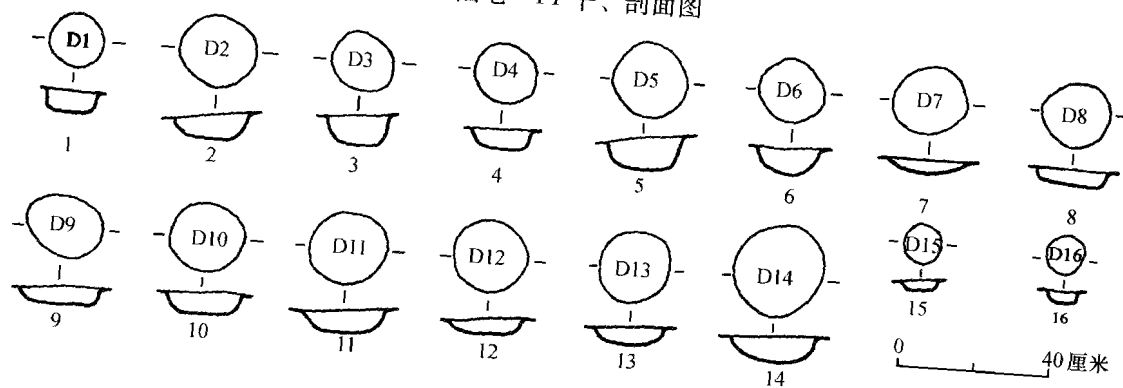
仅发现1座，编号F1。

F1 位于Ⅱ区 T0201 的西部，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层。F1 平面呈刀把形，房屋的西南侧有外延的门道，整个房屋的面积约6平方米（图七；彩版二，1）。由于遭到后期人类活动的破坏，目前 F1 仅存墙基槽和墙内柱洞，而室内活动面已破坏无存。F1 的墙基槽长2.04~2.9米，宽0.23~0.39米，目前残深仅为0.02~0.12米。基槽内填土为灰褐色硬土，内含较多的粗大砂砾。墙基槽内共发现14个柱洞，这些柱洞基本上都是平面近圆形的斜壁平底或者圜底状。柱洞的直径大小不一，大的柱洞直径有23厘米，小的柱洞直径仅10厘米，不过现存深度相差不大，基本都在4~8厘米之间（图八；表二）。门道位于房屋的西南角，宽0.64米，长0.75米，方向262°（彩版二，2）。门道内侧有两个直径约0.1米的圆形柱洞（编号D15和D16），其中D15紧贴门道内侧并且有一半已栽埋于北侧的墙基槽内，而与D15斜对着的D16则在距南





图七 F1 平、剖面图



图八 F1 柱洞平、剖面图

表二 F1 柱洞登记表

编号	直径 (厘米)	深度 (厘米)	形 状
D1	15	6	圆形, 平底
D2	20.6	7.8	圆形, 斜壁, 平底
D3	17	8.2	不规则的圆形, 斜壁, 平底
D4	16.2	6	圆形, 斜壁, 平底
D5	20	9.2	不规则的圆形, 斜壁, 平底
D6	17.2	7.4	不规则的圆形, 斜壁, 平底
D7	20	3.4	不规则的圆形, 圜底
D8	18.2	4.8	不规则的圆形, 斜壁, 平底
D9	15.6 ~ 21	6.4	椭圆形, 斜壁, 平底
D10	20.4	7.3	圆形, 斜壁, 平底
D11	20.6	8.2	圆形, 斜壁, 平底
D12	19.8	4.8	圆形, 斜壁, 平底
D13	18.2	6	圆形, 圜底
D14	23.4	8.4	不规则的圆形, 圜底
D15	10.4	4	圆形, 平底
D16	10.2	4.4	不规则的圆形, 平底

侧墙基槽 0.1 米处。

2. 烧坑

虎头埔遗址共清理烧坑 6 个, 这些烧坑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四壁以细泥涂抹修整并经火烧烤成坚硬的烧土硬面, 坑底较为平坦。整体来看, 这些烧坑在空间上分布较为零散, 不仅相互之间皆不相邻^[2] 而且与陶窑之间也多有一定的空间距离。

H1 位于Ⅳ区 T0202 的中部, 开口于 4 层下, 打破生土。H1 为圆角长方形, 现存坑口长 1.4 米, 宽 0.81 ~ 0.9 米, 残深 0.1 ~ 0.17 米。H1 四壁皆略向内斜收, 壁底相交处略呈弧形, 坑底长 1.31 米, 宽 0.64 ~ 0.78 米 (图九; 图版一, 1)。该坑东、西、北壁的壁面上仍可见到断续的、以掺细砂粒的泥土涂抹、并经火烧烤成厚 0.01 ~ 0.02 米的红褐色或灰黑色的烧土硬面, 而烧坑南壁的烧土硬面已完全剥落无存。坑底未见泥土涂抹和烧结的烧土硬面。H1 内填土为松软的灰褐色土, 除少量烧土颗粒和炭屑外未见其他文化遗物。

H2 位于Ⅲ区 T0202 的东南部, 开口于 3 层下, 打破 4 层和生土。H2 呈圆角长方形, 现存坑口长 1.89 ~ 2.02 米, 宽 1.19 ~ 1.32 米, 坑深 0.37 ~ 0.52 米; 底部东西长 1.65 ~ 1.83 米, 宽 1.07 ~ 1.22 米。西壁较直, 壁面略向内倾斜; 南壁大部分被破坏; 北壁、东壁略外弧, 壁面内收与坑底成斜坡状连接。坑底有两层烧土硬面: 上层烧土硬面厚 0.02 ~ 0.04 米, 该层硬面并不